

石林奏議目錄

卷第一

應天尹

奏修城利害并乞截撥發運司拖欠斛斗應副使用狀

兩浙西路安撫使一

奏嚴州兇徒管

過已殺獲狀

奏嚴州賊倪從慶竊發第一狀

奏倪從慶第二狀

奏倪從慶第三狀

奏截留福建槍仗手討倪從慶第一狀



奏截留福建槍仗手第二狀

奏乞招安汀州潰兵狀

奏見進兵討捕倪從慶狀

奏乞權差張昭等點檢軍期防托狀

奏進討倪從慶次第狀

奏乞免嚴州遂安等三縣二稅和買狀

奏乞放免嚴衢州諸縣夏稅等狀

卷第二

兩浙西路安撫使二

申 大元帥府乞差新江東提刑莫朝議權湖州狀

申 大元帥府乞令監司同共承行軍期狀

申 大元帥府拘繫兩浙提刑李龍圖狀

申 大元帥府乞總決萬務狀

申 大元帥府乞移軍浙右狀

申 大元帥府繳納告諭軍民榜牒狀

申 大元帥府乞差江東西等六路帥臣狀

申 大元帥府已節次奉行檄書狀

奏倪從慶已降狀

奏乞分送倪從慶等三十四人近邊州軍自效狀

奏招捕倪從統領官等功賞狀

奏乞添置嚴州遂安縣弓手狀
奏起發杭州勤王人兵狀

卷第三

兩浙西路安撫使三

奏發遣倪從慶等三十四人赴行在所狀

奏乞添置徽嚴衢三州巡檢狀

奏乞差人至高麗探報金賊事宜狀

奏江寧府營造乞從簡約狀

奏乞措置瀕海州縣防秋狀

奏乞鄂州建帥府及修江寧府等五城狀

奏乞弓手免他役及教閱激賞狀

卷第四

兩浙西路安撫使四

奏乞禁罷獻納借貸指揮狀

奏措置招募弓手狀

戶部侍郎

奏論治體劄子

奏論金人劄子

奏論財用劄子

翰林學士

奏乞赦書深自貶損劄子
奏乞復置常平使者播告中外劄子

卷第五

戶部尚書

奏應詔大詢狀

奏乞徙虜人必經由州縣居民劄子

奏乞差官監轄過江舟船劄子

卷第六

尚書左丞

奏乞罷州縣軍期司及掊刻民財等事劄子

奏乞募探事人赴左右司投狀劄子

罷政家居

奏乞撫定諸軍無大機會劄子

江南西路安撫使

奏乞 皇帝復辟狀

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一

奏請畫一事件狀

奏自宣州太平州赴建康府按視松江渡口劄子

奏乞招安濠州橫澗山王才狀

奏濠州祝友等賊事宜狀

奏乞差發軍馬淮西屯駐劄子

奏年計錢糧劄子

奏松江防守利害狀

奏乞辟馬家渡等巡檢狀

奏淮西措置事宜劄子

奏乞江東備禦劄子

奏繳王才已授招安狀

奏乞催李捧人馬渡江狀

卷第七

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二

奏乞淮西權創措置財用官劄子

奏乞淮西權創措置農業官劄子

奏乞依舊移轉運司歸本府狀

奏乞依呂頤浩例支降鹽鈔狀

奏乞降金字牌旗榜狀

奏乞冷馬承家取撥錢米狀

奏乞募海商宣諭海中屯聚人劄子

奏乞措置海船斥堠劄子

奏乞支撥見錢應副急闕劄子

奏乞江北無過糴劄子

石林齋詩目錄
奏廬州王亨申王彥克賊馬事宜狀

奏相度王才與郡利害狀

奏王冠宿州殺退番賊狀

奏繳壽春府陳卞申收復順昌府狀

奏討捕太平州軍賊陸德等狀

卷第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車駕親征奏陳利害劄子

奏金賊移軍稍前乞講民兵水軍二事劄子

奏應詔咨詢狀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一

奏乞蠲免回易錢狀

卷第九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二

申尚書省相度江東路人戶殘零夏稅折納見錢狀

奏乞兵火前受招安補官負犯更不受理狀

堂白乞立定水軍人數修戰船劄子

奏乞免內藏庫和買絹拆錢狀

堂白乞降鹽鈔淮南京畿收糴粟麥劄子

堂白乞將建康府乾糧賑濟夏旱州軍劄子

奏乞措置江浙夏旱狀

奏乞糴淮南軍糧馬草劄子

申樞密院相度宣撫司車戰船支錢付本軍自修整狀

申尚書省相度折納轉運司應副劉錡等軍馬草狀

申尚書省相度將漕司續修宣撫司損爛船賣錢改造狀

卷第十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三

奏乞參酌古制造戰船狀

宮室議

奏繳行宮圖并宮室議劄子

奏營葺行宮制度畫一劄子

奏論行宮防守劄子

堂白營葺行宮畫一劄子

奏諭舉行保社分字地分割子

奏金賊敗盟乞下三大將措置捍禦劄子

堂白乞拘攔江北木筏舟船等過南岸劄子

堂白乞從客人取便路往通泰州場頭請鹽劄子

卷第十一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四

奏乞下劉錡李世輔進兵討賊劄子

奏措置買牛租賃與民耕種利害狀

奏措置存恤河南官吏軍民脫身南來事件狀

奏乞府學添差教授狀

奏乞府學不許官司指占狀

奏措畫防江八事狀

卷第十二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五

奏乞施行沿江防守狀

奏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劄子

奏乞諸將休兵養銳劄子

奏論防江利害劄子

奏乞立賞格募人擒捕兀朮等用事首領十三人劄子

奏乞根括江北舟船發過南岸劄子

奏乞存留姦細詢問敵情劄子

奏乞下諸大將遇賊戰敵過為隄備劄子

堂白申明廣西等路牛綱倒死劄子

堂白收買木綿虔布乞於福建江西兩路出產州軍和買

縮內折納劄子

堂白乞免李椿年根刷按撫司錢存留本司使用劄子

堂白乞免李椿年根刷建康府錢準備防冬使用劄子

奏乞下泔江三州各那移將官一員措置民兵劄子
奏乞拘攔舟船往來擺泊巡緝劄子

卷第十三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文大使六

奏乞下張俊等軍隨機備禦金賊并下韓世忠岳飛進兵
牽制劄子

奏乞起發民兵把截險隘劄子

奏乞下諸大帥臨陣審度賊情無落姦便劄子

奏乞戒諸大帥精審措置滁濠賊形勢劄子

堂白乞淮南被害州縣借貸種糧存恤劄子

堂白乞淮南埋葬積尸劄子

奏論張俊已渡江乞令韓世忠岳飛進兵牽制劄子

奏為劉錡過淮西太平州無軍馬防托狀

奏乞下泔江諸州聚集民兵把截要害狀

奏乞下將帥把截滁河口宣化等處賊馬來路狀

奏乞分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討擊狀

奏乞乘勢收復壽春順昌府宿州狀

申尚書省措置收糴淮南人戶斛斗稗草狀

奏乞令淮東漕司通同應副大軍錢糧詳度水運狀

奏泔江防守民兵乞免別差役并知縣巡尉官並不得妨

廢本職狀

奏乞依災傷法賑給淮西避賊老小狀

卷第十四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七

奏徧至張俊五軍并遊奕等寨存問老小狀

奏遵稟措置大軍錢糧劄子

奏遵稟分定逐路漕臣應副張俊等軍馬錢糧草料狀

奏遵稟椿辦救援軍糧劄子

奏乞戒師恢復中原劄子

堂白乞椿榷貨務錢專應副大軍支遣劄子

申尚書省爲吳彥璋保明男模防江賞乞不施行狀

奏依稟措置應副張俊沿江築壘合用木植磚瓦劄子

堂白論修建康府城不可增築劄子

奏乞選差淮南監司守令劄子

福建路安撫使一

奏將帶高舉官兵取徑路之任狀

奏乞遇本路討賊權令江西廣東官吏聽節制劄子

奏見留南劍州措置討蕩劉大小老狀

奏本路討捕盜賊略盡乞下江西廣東帥司提刑司乘時

措置劄子

奏乞分近上兵官於汀漳泉建劍州駐劄劄子
奏措置投降盜賊押赴江上諸軍等事狀

奏乞團結汀漳泉建劍五州民兵仍令長吏街內帶總轄
民兵措置盜賊狀

奏措置分捕過盜賊火數官兵各已回軍狀亥六月二
十三日

卷第十五

福建路安撫使二

奏乞將殘破州縣今年稅賦量行蠲減狀亥七月
八日

奏福興巡檢仍兼統領水軍就辟喬昌祖狀亥八月二
十六日

申尚書省擬定五縣賞格狀亥十月
六日

申樞密院五州民兵乞約束守將仍委提點刑獄官每歲
躬行點檢狀

申樞密院坐下提刑司劄子令與提刑李寶文同共措置
民兵狀

申樞密院乞將明溪為鎮置監鎮巡檢狀子五月
十六日

申樞密院乞改明溪巡檢為清流等三縣巡檢狀子五月
十九日

申樞密院乞下浙西海海松州縣權暫禁止販米以絕朱明

糧食狀子九月
初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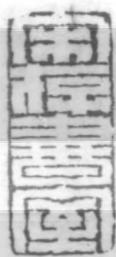
奏乞移提刑司漳州置司狀

申尚書省樞密院 撥禁軍闕額錢應副水軍錢糧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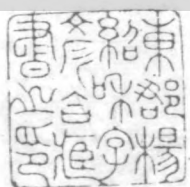
申樞密院乞與葉勝等添差遣狀子十二月

石林奏議目錄

石林奏議卷第一



模編



應天尹

奏修城利害并乞截撥發運司拖欠斛斗應副使用狀

右臣近承尚書工部符備到七月十八日勅節文京東路州軍增修城壁樓櫓仰當職官隨宜修治勘會本府昨五月內先准聖旨修城尋行相度據舊城外今添幫城身底闊一丈四尺高六尺增築馬面團敵創建樓櫓一千八百六十餘間合起夫八十餘萬收買木植一百六十三萬餘條計合用錢二十一萬貫有零自臣到任親再檢視以勞費浩大民力不易兼元料有大計虛費不實去

處遂別措置裁減據舊城外止合添幫城身底闊一丈高三尺及造樓櫓一千間比元料計減人夫五十餘萬工木植一百餘萬條件合用錢七萬餘貫其合用人夫仍欲召募日支工食錢米於民即無搔動已具狀奏聞去訖臣竊惟本府當東南之衝內屏王室漢吳楚七國舉兵西鄉關中震驚景帝遣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距於洛陽相持三月然卒挫其鋒而遁死者梁孝王力限之於此而不得西之效也唐安祿山叛幽薊安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等勁兵十餘萬來攻卒能保有江淮使不敢長驅唐得保有其財用以濟中興者張巡許遠以死守之於此而不得逞之效也蓋嘗以此考之自東南而來如漢之吳楚由西北而下如唐之尹子琦皆以睢陽爲襟喉則控扼之要利害豈與他郡比哉又况本朝王業所基見奉三聖神御於離宮夾輔京師號爲陪都其形勢又非漢唐之比則府城勢決不可不修以爲非常之備今有司之所較者不過目前之費而已臣今來裁減之數止是七萬餘貫朝廷豈當以此豪末之費而不爲王業本基之計乎契勘發運司并江西轉運司見拖欠本府宣和五年以後年額合應副斛斗二十七萬石臣今來更不敢上千朝廷別作施行支降錢本只乞於今來上供斛斗內截留十萬石依准去年御筆指揮充三年帶納之數亦可變轉了辦目今秋田收刈不遠若不乘農事稍隙之時疾速下手併力營治竊恐遷延至冬必不及事臣已一面收

石林奏議卷一
簇本府諸色椿管經費係省錢先次允那使用徑自擇日興工外
欲望聖慈特賜開允許臣依數截留上件斛斗撥還庶幾不誤年
計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兩浙西路安撫使一

奏嚴州淳安縣管孫衆等結集兇徒狀

右臣近訪聞嚴州淳安縣威平洞永平鄉有兇惡人以報讎為名
結集死社欲要驚劫近鄉居民尋行下本州并都巡檢曹吃密切
體究捕捉今月十一日據曹吃申永平一鄉諸源數內委有兇徒
結集死社深慮乘虛衝突侵掠州縣臣遂遣本縣土豪方庚并本
司使臣鍾蔭前去同共措置緝捕收捉并牒嚴州那撥禁軍二百

人應副使喚已於當日具錄奏聞去訖十七日以後節次據嚴州
及都巡檢曹吃并會合官港口巡檢高公衣淳安縣尉徐堯卿申
永平鄉管村管孫衆等嘯聚報怨初七日劫掠唐三十六家衆槍
刺殺本人打破屋宇等初八日敢勇方公質管四十五并土軍蘇
真等帶領團下保甲掩捕羣賊見陣殺獲賊管三十五等共一十
一級及百姓魏開方十活捉到賊盧淳盧二男盧七朱十二共四
名初十日保甲方公息方淳等殺獲到賊管念并不識姓名火客
一名共二級團首童世筠斫到自縊賊童宅彥一級十一日永平
鄉魏國安王駢生擒到賊黨吳四一名兼別據保正徐公化狀申
本保徐衡徐機徐公愛方客四共四名在保將泥塗面各有紙甲

器刃結集賊衆強奪姓汪人錢米尋行掩捉各拒捕鬪敵被土軍
倪勝殺死徐衡并方榮殺死賊徐機共二級及保正徐公化團首
徐倍殺獲賊方公錫一級火甲頭童汝礪攝官方京等殺獲賊方
嘉慶一級并都團首呂仲良等殺獲賊汪伯成李仲成吳益宋宅
旺共四級十三日呂仲良并威平寨軍負董青軍頭鄭旺共獲到
賊首方世宗一級其生擒到盧淳等五名本州已行處斬訖十四
日又據軍負董青等并管孫政方淳斫到同管念爲首人管孫衆
一級今來元結死社兇惡徒黨盡已勦絕乞照會臣契勘威平洞
乃昔日幫源洞方臘作過去處其管孫衆等皆方臘餘黨今來長
惡不悛再有結集竊發官吏保甲等乘勢散行討捕 首領等皆
已殺獲淨盡一方遂可永除民患謹錄奏聞謹奏

奏嚴州賊倪從慶竊發第一狀

右臣今月十七日據嚴州申十五日午時據管下遂安縣申十二
日據管下鳳林鄉保正吳良能狀師巫徐周倪從慶等在地名廣
洲源趙侯廟鳴鼓聚衆結集作過申乞施行本司照得其賊徒嘯
聚處屬嚴州比近衢婺州界已即時行下嚴衢婺州關報比近巡
尉將帶弓兵并指揮嚴州團結保甲疾速會合併力殺捕二十一
日又據嚴州申十八日兇賊突出與縣尉弓手民兵鬪敵權遂安
縣尉曹獻可被賊傷損遂安知縣張栴被圍裏前去臣契勘本路
州縣所管人兵弓手並已起發勤王所留人數不多將官兩員亦

隨兵前去其徐周等作過處元係方臘巢穴相近今來傷損縣尉擒去知縣已是猖蹶臣踏逐得遂安縣本處土居朝奉郎詹大和深識山源道路人情相帖已逐急就差本人統領諸處巡尉弓兵保甲及差嚴州通判朝議大夫吳輝督捕并差安撫司使臣鍾蔭於國卿同巡尉部領弓兵保甲廣設方略審度賊徒出入路徑擺布用心併力殺捕及隨宜措置於杭州借撥見管空名承信郎告四道并特立賞錢激勸弓兵保甲殺獲賊首徒黨次第書填補官給賞候獲別具奏聞次謹錄奏聞謹奏

奏倪從慶第二狀

右臣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據嚴州申鳳林鄉師巫徐周倪從慶等

聚眾以勤王為名結集作過續又申殺傷權縣尉曹獻可圍裹知縣張栻前去已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具錄奏聞去訖續據本州申縣尉曹獻可因傷致死知縣張栻放還歸任今又據本州申正月初七日賊徒五百餘人突入淳安縣仁壽鄉地名靈園等界燒劫屋宇殺傷保甲臣自到任先曾行下所轄七州府將管內人戶並皆團結遞相委保成甲專一覺察盜賊不虞以待使用尋選委寄居官詹大和統領上件保甲并諸處巡尉弓兵四面圍守把截別立賞格召募勇敢人兵入賊討蕩仍招諭脅從徒黨各令出首歸業今節次據本州申正月初一日遂安縣甲首方懷王禹等生擒到賊徒徐六鄭一二名并殺獲師巫余澤一名首級初三日保甲

姜麥等生擒到賊將頭吳二賊徒錢毛余染三名初五日保甲王禹等生擒到賊徒方愛翁一余昭邵五二方行鄭力姜彥中鄭彭王文姜吳一十名斬獲賊首四級并奪到器仗米穀等臣見不住催促詹大和等併力討捕須管日近掩撲取令靜盡外謹錄奏聞謹奏

奏倪從慶第三狀

右臣靖康元年十二月某日據嚴州申十五日遂安縣鳳林鄉師巫徐周倪從慶等聚眾以勤王為名結集作過續殺死權縣尉曹獻可圍裹知縣張栴前去并侵入淳安縣界燒劫屋宇殺傷保甲本縣却有前後斬獲生擒共二十人已節次具狀奏聞外今又據

本路提刑李質牒正月十一日本州申壽昌縣捉獲到賊首劉尚供稱倪從慶等有賊徒一千五百餘人在元結集處廣洲源蕩內劄大寨三處小寨一十處倪從慶戴黃涼傘稱呼趙侯王及遣徐二十三等五人往杭嚴衢婺越州探事未回其淳安縣却有捉獲到探子周老兒一名并保甲余元龜兩次招降賊徒姜糙等二百六人及進士余達生擒邵來童洗邵卸三名契勘賊徒據守山谷巢穴深遠本州兵力不足雖見四面圍守尚敢奔突猖蹶僭竊號名意欲乘虛窺伺州郡臣見不住再催督詹大和等廣募兵民添差捉殺官更多設方略審度便宜分路擇日進討取令靜盡及牒提刑李質嚴行監督外謹錄奏聞謹奏

奏截留福建槍仗手討倪從慶第一狀

勘會見討捕嚴州作過兇賊倪從慶等雖將本州已團結到保甲并隣近會合巡尉弓兵四面圍守緣賊衆約有一千五百餘人所居山林險阻非有材勇武藝之人不能深入討蕩日近兩次出犯本州淳安縣界殺傷焚劫居民屋子不住據本州申并見監捕官提刑李質牒稱賊勢猖蹶保甲人力難以全仗求索官兵并截留福建槍仗手救應契勘本路官兵屢經起發過勤王目今存在不多皆是揀退不堪出戰之人各自守禦尚是不足無可那移今見擇日分路進討竊見邵武軍槍仗手八百二十五人經由到若非逐急權暫截留應副使用慮恐有失機會別致誤事須至奏聞者

右臣等已一面權行截留上件邵武軍槍仗手八百二十五人應援本州赴日討蕩才候了畢即依舊發遣星夜前去伏望聖慈特賜體念本路兵力不足賊勢猖蹶今來已是五十餘日未就撲滅設有侵犯州縣方當朝廷多事之時遠近驚擾所係不輕事不獲已申奏取旨不及須至權宜所有臣等不合專輒之罪伏乞特降睿旨黜責施行臣等無任皇懼戰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截留福建槍仗手第二狀

右臣等契勘見討捕嚴州遂安縣兇賊倪從慶等先爲兵民寡少勢力不加曾權暫截留邵武軍槍仗手八百二十五人相兼使用

已具狀奏聞并自劾專輒之罪乞賜重行黜責外上件人發遣未
至遂安縣間本縣措置捉殺官先將會合到傍近弓手并召募到
武勇人等於二月初九日入洞其賊徒前來近敵威勢甚猛官軍
退却因致潰散殺死二百餘人部轄官吏九人未見下落見行推
究臣等體問得賊衆雖不過千餘人緣其所據險隘山林阻深往
往僅通一兩人行往又值今春陰雨連併官軍既未可深入賊因
遁伏意在相持日久使把隘保甲人衆暴露稍怠則衝突而出若
此計一行未易遽可捍禦浙部東西兩路所在皆有方臘餘黨陰
懷顧望近已有衢州開化縣界與遂安縣相隣地分內姓余人結
連一千二百人欲相率繼起賴其父告官擒獲今稍更遷延必恐

別有猖蹶臣等見別行措置將所管兵民并邵武軍槍仗手分作
數道旋開山取路直擣巢穴庶幾出賊不意可以早見了當緣分
俵人數猶未足用竊見泉建州槍仗手共九百二十四人見經由
到杭州不得已再行商議權暫截留前去併力討蕩蓋山洞峻險
出入上下皆須攀緣跳躑若非福建路人輕勇趨捷出於素習則
嚴州土人多不可用臣等竊惟都城重圍未解 陛下方以號召
四方使皆率衆入援臣等義當竭蹶前赴今反以此小醜滯留他
路之人罪當萬死然念兩浙一路東南根本租賦轉輸朝廷素所
倚重兼訪聞江淮之間潰散叛卒作過所在嘯聚侵犯州縣萬一
此賊不即掃滅復如方臘之時則不惟本路生靈再遭屠陷實恐

聲搖遠近震動人心重貽朝廷之憂則諸道軍兵恐亦不能悉力以抗金賊利害所關形勢可見今以賊滅在旦夕道路未通奏請不及輒憑愚慮妄從權宜伏望聖慈哀憐特賜從許嚴州見已擇日進兵只候捉殺了當即時星夜發遣赴經制司交管所有專輒之罪亦乞睿旨一就重賜施行已於二月十六日具錄奏聞去訖竊慮路道艱阻或有遺墜謹再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招安汀州潰兵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據杭州於潛縣申抄錄到廣德軍建平縣關報據福建路汀州威果廣節指揮使朱吉等六人狀經制司差往揚州團甲正月二十七日到江寧府軍衆吳興等被都巡不問風浪

趕發過江遂喝起三頭項人兵各自掇帶衣甲器械噉叫突出又廣德縣申二月一日弓手陳成報稱有兵士三百餘人稱是汀州人兵在本縣地名中橋劄寨稱要去嚴州木杓洞今月初三日到寧國縣地名汪溪即無管押使臣申乞照會須至奏聞者右本司契勘本路嚴州遂安縣師巫倪從慶等妄以勤王爲名聚衆作過所占據廣洲源即係昨來方臘嘯聚之時余木杓洞今五十餘日尚未撲滅見已措置分布保甲會合弓兵擇日進兵討蕩其汀州潰卒吳興等爲見有此兇賊遂來投併竊慮目今所在弓兵闕少防托不及透漏入洞增添賊勢別致猖蹶難以捍禦本司已逐急隨宜行下所經過州縣如上件吳興等到來不別驚劫居民能悔

過自新即宛轉說諭令各束身赴所至官司投首特與收集別差
官管押回汀州或赴闕勤王如不受招集別有作過即部領保甲
弓兵捕殺外謹錄奏聞謹奏

奏見進兵討捕倪從慶狀

右臣勘會本路見捉殺遂安兇賊倪從慶已於二月初六日略具
攻捕并賊勢次第奏聞去後相繼催趣統領官詹大和會合諸處
弓兵武勇人於當月初九日入討緣爲賊居深險據高臨下官軍
不得地利人衆不加爲賊奔衝潰散各有殺傷內官吏弓兵折二
百餘人臣尋重行措置將奏留邵武軍槍仗手又再奏截留泉建
州槍仗手并關牒浙東路隣近衢州選請本州寄居官朝散郎練

師中部領本州弓兵保甲及臣先召募到本州土豪承節郎徐邦
佐俞再興二人糾率武勇人共計四千餘人令遂安淳安兩縣與
衢州計議約日別取生路腹背夾攻事已略備只爲陰雨連併一
月餘日朝霽暮陰溪流湍激霧氣昏翳不可輕犯今節次據遂安
淳安兩縣并提刑司關牒到衢州於今月十三日十七日十九日
二十日稍晴皆曾進兵各有殺退賊首領并徒黨約計一百二十
餘人賊首領元有七人今已殺死四人止存三人倪從慶仍嘗左
肋中刀三處進兵皆已逼近巢穴賊衆殺傷之餘勢已向衰只爲
二十二日以後又值陰雨連綿至今未止無由一併掃蕩今來農
桑是時師衆暴露日久臣曉夕不遑寧處見申嚴諸隘把截官吏

存撫見管兵民只俟天色連晴得旬日以來諸路奮力同進必須盡可勦滅臣願效死力終除一方民患使姦宄知畏善良安業少分朝廷之憂纔候了當即具申奏淹遲曠日死有餘罪臣不勝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權差張昭等點檢軍期防托狀

右臣竊見邊事未寧本路見起發勤王弓兵并浙東召募忠義勇敢人及起發變轉輕齎金銀物帛軍器等萬數不少昨經方臘之後不無餘黨散在州縣人情驚疑兼訪聞淮南路亦有潰散人兵驚劫作過本路鎮江府控扼大江正當襟喉之地常州平江府皆瀕江海竊慮姦猾乘間竊發須合預爲守備臣等雖有節次措置

事或恐州縣施行不一緩急有失機會今踏逐到寄居官朝奉大夫新通判萊州軍州事張昭奉議郎葉夏卿各有材力識慮深遠欲權暫特差逐官往本路點檢軍期防托事各依新舊任支與請給人從欲具申奏恐或稽緩臣等已一時就差逐官前去鎮江府平江府常州等處將合措置事就與知通同共施行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臣等今來所乞差逐官止是以軍興之際有合措置防托守禦事權行差使纔候邊事寧息即合罷去伏乞睿察

奏進討倪從慶次第狀

右臣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部內嚴州遂安縣百姓倪從慶等妄

以勤王爲名聚集村衆探報得約有一千五百餘人占據本縣廣
洲源阻險自固殺傷官吏僭竊號名欲襲方臘餘惡侵擾州縣臣
以所部屢經起發弓兵赴闕所餘不多全闕防托賊衆乘間窺伺
無所畏忌即時將本州先次團結保甲選差寄居朝奉郎詹大和
統領會合隣近巡尉四面圍守賊衆因此外無所附內不得逞遂
只在元作過地頭伏藏雖曾兩次於淳安縣界出沒焚劫居民尋
即捍禦退避不至大段猖蹶節次已具奏聞外見逐急將空名官
告并優立重賞召募勇武之人及具申奏權暫截留邵武軍槍仗
手八百人分布官吏廣設方略深入討蕩緣爲賊居巢穴山林深
阻多不通人行連併陰雨上霧下濕未可輕進只候晴霽即便擇
日分路前進前後官兵保甲亦已殺獲到首級五十餘名生擒到
首領徒黨三十二人招誘到脅從二百九十八人臣忝膺帥任方
當外夷侵侮朝廷多事之時人情驚疑內外顧望願盡死節力守
一方必以滅賊爲期不敢上貽君父之憂伏望聖慈特賜睿察謹
錄奏聞謹奏

奏乞免嚴州遂安等三縣二稅和買狀

右臣契勘本路見討嚴州兇賊倪從慶賊發係在遂安縣與淳安
縣相去不遠其次壽昌縣昨自去年十二月內賊初發本路弓兵
兩經起發勤王之後所在揀殘人數多不堪用偶臣自到任即行
下所部州縣應係內外居民並團結爲伍專一幾察捍禦盜賊倉

猝之際遂盡起三縣與賊隣近地分團結之人分布要害出入之路招募土豪部領寅夜守把遠近相接內外限絕因此遁伏巢穴不敢衝突州縣在外四傍姦民亦不敢趨附獲免猖蹶防托至今皆三縣保甲之力自去年冬末至今年春初屢經大雪甚於常年正月半後即陰雨連併兩月之間晴霽不過數日人衆暴露晝夜不得休息備見勤苦今來緣爲陰雨未晴進兵猶緩已係耕田養蠶之時兼嚴州產茶浩大居民例以採摘爲衣食今亦是時皆失常業雖旦夕賊滅養蠶採茶二事已不能及耕種下秧亦不無妨廢況此兩月餘日守禦之勤臣愚竊謂陛下涵養生民天覆地載不欲一物失所今必不忍以此小醜重勞良民反使終歲衣食所仰過時失業無所優恤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本路轉運司取會三縣與賊隣近地分把隘保甲人戶賊平之後並令特與蠲免今年夏秋二稅及和買庶幾深山窮谷之間無知細民皆識陛下勤恤其隱不忘幽遠之意異時或有嘯聚竊發無不竭力自奮可以暗消姦萌懷保善良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已於二月十六日具錄奏聞去訖竊慮道路艱阻或有遺墜謹再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放免嚴衢州諸縣夏稅等狀

勘會近爲嚴州遂安縣兇賊倪從慶作過本州淳安壽昌兩縣及衢州常山等縣皆相連接境自去冬至今諸縣保甲把隘防守暴

露實為勞苦方春農耨是時不無廢其作業嘗具奏請欲候事平特與蠲免夏秋二稅及和買未奉指揮今來倪從慶等已出就降據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條具到應燒劫被害之家與把隘地分人戶量地里遠近緊慢隨鄉村優重勞佚分為等第參酌合行蠲免分數下項須至奏聞者一應係燒劫被害之家逐戶下更不分等第一等戶與免一年夏秋二稅和買一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戶並與免一年夏秋二稅及全免和買身丁一應把隘地分逐戶以緊慢分四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三分第二等戶免夏稅四分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六分第五等戶全免夏秋二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五分第二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二分

等二等戶免夏稅三分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五分第五等戶免夏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四分第三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一分半第二等戶免夏稅二分半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四分第五等戶免夏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三分第四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一分第二等第三等戶免夏稅一分半第四第五等戶各免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二分右臣契勘浙部自嚴州以東山洞最為深險兇頑之民恃以竊發昨方臘作過陷沒六州二十七縣殺戮蹂踐官吏生靈被害不貲至煩朝廷遣發西兵數十萬方能撲滅今來倪從慶結謀實欲放効方臘仍乘州縣起發勤王弓兵之後所在空虛其勢猖蹶比方

臘尤易幸緣把截防托不敢奔迸出洞及幾察在外姦細之人無所附從因此窮蹙請降保全一方實兩州諸縣保甲之力若無所優恤無以激勸後來恭惟 皇帝陛下紹休聖緒恢復大業方欲盡除天下蠹弊還之太平使懷生之類無一物不得其所則於此豪末之微必預含覆之賜欲望聖慈詳酌許令依所條具等第特賜蠲免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今來所乞減放夏秋二稅及和買等目今已是開場受納之際如蒙俞允乞速降睿旨施行兼契勘前項有功及遂安淳安壽昌三縣有重難差役之人逐急措畫未就今欲候得降下聖旨從臣比附參酌施行別具奏聞伏乞睿照又勘會衢州諸縣雖係浙東非臣本部緣與賊鄰近事體與遂安縣均一欲乞從臣通同審實關轉運司施行伏乞睿旨

石林奏議卷第一

石林奏議卷第二

兩浙西路安撫使二

申大元帥府乞差新江東提刑莫朝議權湖州狀

模
編

勘會准大元帥府參議都總管寶文牒今後四方州郡凡有事宜並申兵馬大元帥康王行府與決施行契勘管下湖州知州趙中大到任旬日身死見任通判馮奉議爲患中風在假多日本州知通並闕緣湖州通徹太湖接連宣徽等州昨來方臘作過本州曾有陸行兒嘯聚千餘人致煩王師誅討人情驚疑不安兼嚴州遂安縣見有賊人倪從慶聚衆驚劫相去不遠又四月初七日承太

平州等處關報到江寧府被群賊在府釘上城門放火殺人作過
與湖州最爲隣近合行措置把截以備衝突今來起發勤王弓兵
數多全闕防托若候差到正官知州竊慮目今防托有失措置必
致誤事據本州士民經諸司陳狀欲差寄居朝議大夫新江東路
提點刑獄莫砥逐急權攝諸司契勘本官委有材略累經朝廷任
使檢照昨承東道都總管司牒備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令擇人分
總四道各付以一面吏得廢置已具狀申東道都總管司乞指揮
外今欲乞詳酌特賜指揮就差本官知湖州或且令權攝候有正
官到日罷權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兵馬大元帥大王行府伏乞
特賜指揮施行伏候王旨小貼子昨爲事出幾速申東道總管司

外一面權令本官先次管領州事伏乞照會

申大元帥府乞令監司同共承行軍期狀

勘會本路先爲諸州自去年秋冬及今春節次起發過防秋係將
不係將兵土軍弓手及勤王人兵州縣丞闕防托近於去年十二
月內嚴州遂安縣廣洲源倪從慶聚衆作過節次殺傷軍兵及巡
尉押隊官不少近又承鎮江府太平州關報四月一日江寧府兗
賊竊發見今據守江寧府城事勢大段兇惡危急本路正係隣路
鎮江府湖州接界相去止是二百餘里竊慮賊人別有姦謀猖蹶
侵犯理須先爲隄備兼不住承准太平州牒欲要會合策應雖事
屬安撫司若止據見在弓兵官吏盡守常法委是無可准擬恐致

悞事合逐急添差官及募兵與逐虜知通同共措置把隘出戰安撫司不敢獨自擅行遂於四月十一日會合轉運提刑提舉常平市舶茶鹽司就杭州權暫選差官屬將浙西一路軍期合行事件從長相度同共連衝行下所屬州軍施行候事畢日依舊分司已具申奏外緣都城壅隔詔令未通恐失幾會難以等待仍逐急一面行遣今來再合申稟行府者右謹具申兵馬大元帥大王行府伏乞王旨特賜指揮施行

申大元帥府拘繫兩浙提刑李龍圖狀

四月二十四日安撫司使臣姜安仁自京師回稱體問得張邦昌僭竊位號某契勘朝奉郎直龍圖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質係是邦昌女婿本官并妻等見在越州本司居住尋牒浙東安撫使將李質并家屬拘收赴所司嚴密防守聽候申取兵馬大元帥大王指揮已承回報將李質并一行家屬盡拘送越州右獄收禁止絕親屬出入幾察書信往來外某又慮管下諸州府有似此親戚合行幾察拘管亦已牒杭嚴湖秀常州平江鎮江府覺察施行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兵馬大元帥大王行府伏候王旨

申大元帥府乞總決萬務狀

右某等今月二十四日安撫司使官姜安仁自京師回伏聞金賊悖逆都城失守太上皇帝皇帝陛下出狩朔方聞問震驚墮涕顛越恭惟我宋太祖肇造區夏列聖世世以德相承豈意犬

羊遂肆兇毒瀆亂天紀遽至於斯凡在率土含生之倫孰不悲憤
感泣痛心疾首伏惟大元帥大王上皇之愛子皇帝之介弟躬受
明哲天資忠義翼輔王室功大德隆昨自總戎方布昭威命式遏
橫潰聲動邇遐今者大駕未還號令壅絕人心危疑未知收濟伏
望思國家艱難之業副中外係望之情鎮撫四方總決萬務然後
申飭盡瘁死節之士奮勵戡難勤王之師圖雪大讎奉迎 二聖
恢崇寶歷永康兆民某等被荷國恩久尸榮祿迫於憂憤敢竭忱
誠謹具狀遣官奔詣行府申聞某等不勝惶懼激切虔祈懇禱之
至謹狀

申大元帥府乞移軍浙右狀

右某等竊見金賊兇毒陵犯王畿興復宗祊當在旦暮恭惟大元
帥大王義當念祖宗基業之重察華夏欣戴之心總決四方鎮安
民庶然而汴都密邇賊境頻年輕犯無所畏憚今又累月蹂踐之
餘人情危疑民力耗弊府庫空竭衣冠流亡則再造之圖安可復
處某所部浙西外連江淮內控閩嶺負山帶險左右湖海東南本
根實為要會自唐末錢鏐保全一方既納款歸順民至于今無大
兵革俗知忠義人慕耕桑伏望行府觀變察時從權慮遠趣下嚴
令暫戒東來於蘇杭之間定擇所駐命忠勇大臣總領勤王之衆
留守京師俟 二聖迴駕中外人安徐圖北還以正王室某等考
之古今之宜察之士民之論萬全永圖莫良於此目覩利害不敢

隱默謹遣官恭詣行府陳請仰祈王慈速決大計闔境士民延首
聽命于冒斧鉞不勝虔祈懇禱之至謹具狀申聞伏候王旨

申大元帥府繳納告諭軍民榜牒狀

勘會金賊圍逼京城 太上皇帝 皇帝出狩朔方詔令壅絕中
外痛心無所容措大元帥康王總戎于外功大德隆宗廟所依群
情共屬當所已同諸司遣官躬詣行府陳請總決萬務鎮安人心
及移軍浙右經理中原以俟大駕北還仰惟祖宗肇造區宇幾二
百年德澤在人天命方永豈容犬羊終肆悖亂正仰天下賢智忠
義之士枕戈待旦力雪讎耻迎還 二聖興復大業今肉食之列
皆世被國恩爵秩廩食其誰之賜生養安息自何而得興言及此

孰不感憤凡我同志各率其職協力盡瘁謹守封土和輯兵民明
示大義毋使姦宄亂常陰懷顧望竊伺間隙妄興兵戎以振擾善
良狃惑詐僞以陷溺非僻一心戴宋有死無二以待王命之行修
城池練士卒聚糧餉備器械毋安苟簡毋玩閣踈以戒不虞寬賦
斂簡役使明犒賞御刑辟毋縱侵擾毋私喜怒以顛衆志庶幾逆
順之理各識所從安危之圖咸思 在下逮問閭畎畝亦獲安生
以無忘我祖宗上皇皇帝之德然後糾集義旅與天下共討兇逆
宏濟艱難俯盡臣子之節須至移文牒請照會施行謹牒

今告諭士庶兵民金賊逆亂 太上皇帝皇帝暫狩河北詔令未
通京師見迎請大元帥康王還京當所亦同諸司遣官前詣行府

陳請總決庶務北迎 二聖兼乞移軍浙右今者國家雖遭金賊
兇悖大元帥康王見擁兵百萬襲逐追擊爾等或在學校或在閭
里或在田野或在軍伍衣食居處宗族子孫生養安息一民以上
無非被受國家二百年恩德覩此艱難宜當悲憤感泣痛徹骨髓
一心戴宋死生不易訪聞河北百姓皆以白絹為旗刺血上書怨
字迎殺金賊都城里巷兒童各辦小車裝載乾糧迎接聖駕已據
探報凱旋回京惟我東南之人素識道理天資善良聞此必皆奮
勵願自効力分別逆順與天下四方共修臣節中間恐有姦猾小
人幸災樂禍鼓唱浮言結集徒黨欲劫掠財物報復私讎驚擾城
市據守山林或傳導詐偽文字陰懷顧望誑惑上下皆是昏迷自
取殺戮之道爾等今日縱未能為國報讎盡殺金賊豈忍自同犬
豕棄絕君親亦須更相幾察密切告官惟是人人感情不忘祖宗
太上皇帝皇帝之德乃可保家安身永得名為忠義今瀝血誠明
以曉告更望年德長上曉事父兄開諭後生教導愚民如有違犯
當以軍法從事右各仰知悉

右某勘會自前月二十四日承報京城朱守 太上皇帝巡狩朔
方宰臣張邦昌僭受偽命盜據位號臣子之義不勝痛憤尋於二
十七日遣官齎狀躬詣行府申乞總決庶務移軍浙右去後又牒
本路并隣境帥臣監司州縣令和輯兵民各堅一心無得顧望又
出榜戒告士庶兵民推廣祖宗德澤示以逆順大義使不忘歸戴

相繼體問得本路提刑李龍圖出巡在本州係是張邦昌親女夫
某即牒本官歸越州本任仍連牒浙東安撫使翟汝文拘收本官
并家屬送所司拘管密切幾察親戚書信往來聽候王府指揮又
行下本路更有張邦昌親戚亦依此施行又檢會 二聖車駕未
還張邦昌僭竊在位四方事宜見並申取王府指揮與決其京師
傳到遞角諸般文字自去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後至今係是
僞命並不得傳送承受恐有透漏過 牒逐州知州亦不得施行
目今內外無不感念祖宗恩德自某告戒文牒一出雖諸營軍卒
與里巷婦人小兒亦皆感泣仰見國家蟠結人心至深至厚忠義
之誠人皆自守惟日延頸恭聽王府號令祝望兩宮還闕兵民並
皆平安所有牒榜二道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大元帥府伏乞照會
謹狀

申大元帥府乞差江東西等六路帥臣狀

右某勘會自金賊犯順以來經今將及半年所在州軍起發過勤
王弓兵之後守禦防托之人例皆闕少全仗逐路帥臣措置彈壓
各謹封守共相維持今來體訪得廣東安撫使孫竑湖南安撫使
郭三益福建路鈐轄江常皆被召赴闕緣道路未通並在揚州等
候江西洪州鈐轄姚宗彥總領勤王人兵前去京畿日近又據鎮
江府申江東安撫使字文粹中於四月初一日被軍賊作過未見
下落江寧府城見關閉據守湖北荆南府鈐轄鄧雍亦聞遭江賊

破陷東南形勢要害惟在江東江西湖南湖北外連福建廣東目
今六路並無帥臣竊慮見在盜賊無畏憚及伏藏姦惡互相觀望
乘虛竊發則東南數千里之地全無倚仗遠近人情日久艱危某
忝在鄰路義不敢嘿欲望特賜詳酌逐急於淮浙寄居官內選擇
有材識智謀曾經擢用委寄之人各令權領州事聽候朝廷別差
正官或且令孫竑郭三益江常各歸廣州潭州福州本任等候京
師解圍依元降指揮赴闕庶幾逐路人心各有所恃姦惡不敢萌
心且捕捉收復事有所任責事實機速利害不細不避狂愚之罪
敢輒陳述謹具申大元帥府伏乞火急速賜施行

申大元帥府已節次奉行檄書狀

當州四月二十八日酉時承發運向學士錄到檄書一道五月初
三日又承錄到張邦昌退寶位等劄子五月初四日又承發運向
學士差人傳送到檄書真本劄子一道本州逐次承受並已繼時
遵奉行下所屬縣分及出榜曉諭軍民各令知悉施行訖須至申
上者右謹具申兵馬大元帥大王府伏乞照會

奏倪從慶已降狀

右臣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部內嚴州遂安縣百姓倪從慶等妄以
勤王爲名聚衆約一千五百餘人占據本縣廣洲源作過前後累
次殺傷官吏軍民不少意欲做僞方臘侵擾州縣除已累具奏聞
外勘會本路弓兵兩經起發勤王之後所存棟殘人數多不堪用

臣昨自到任即行下所部州縣團結保伍專一幾察盜賊竊發之初即令起隣近地分保甲及招募土豪部領把截又逐急差委本縣寄居朝奉郎詹大和作統領因此羣賊不能出洞在外姦猾亦皆不敢趨附聲勢無由增大緣賊居山嶺深阻道路狹隘止通一人往來不可深入用兵非利兵力既少又自正月半後陰雨連併兩月餘日山路險滑霧氣昏塞遂累於正月初七日十七日出犯淳安縣界二十九日殺死經制司使臣何虢等至三月初九日詹大和會合諸處弓兵分路進討又值當日陰霧諸路兵到不齊官軍至洞口鬪敵潰散亦有殺死蘭溪縣尉王禹度等賊愈更恃險兇惡遂兩具奏截留經制司福建槍仗手一千七百餘人相添使用廣設方略別圖約日討蕩仍先出文榜招喻脅從之人各令束身歸投與免罪復業至三月十三日因白馬保甲余再興等殺退一陣始稍知懼又統領官密遣人誘說賊用事腹心姜光祖胡國度二人拘留四月初七日會合弓手槍仗手六千餘人並入其賊徒遂止據險拒抗官軍不敢迎敵因此窮蹙於初八日具狀乞降臣以農蠶是時守把之人久廢作業見承江東關報江寧府羣賊據府城爲變本路鎮江府常湖三州並是鄰接相去皆二百餘里分兵防托不及難以專事從慶已一面從其請許令悔過率衆勤王依資格借官補授今據統領官詹大和等申賊首倪從慶并從黨甲頭姜光祖等五十二人並已出洞公參官兵見皆退寨一方

已得平定謹錄奏聞謹奏

奏乞分送倪從慶等三十四人近邊州軍自效狀

右臣勘會嚴州遂安縣兇賊倪從慶等三十四人雖已降差官管押前赴行在原其本意實因朝廷多事所在起發過勤王弓兵守備單寡憑恃源洞深險乘虛竊發鳴鼓一呼一源之內八百餘戶一千二百餘人無不響應從慶爲之魁首何通葉善方忠徐周爲之左右姜光祖胡國度胡國史等皆嘗爲進士爲之謀主其餘號爲大甲頭小甲頭者二十餘人並在今出降數內偶因臣預先團結保伍得以幾察分布守把內外控制其謀不行遂止堅守巢穴續見官兵會集四面圍守勢力窮蹙方肯歸降然前後累次殺傷官負人兵不少其人皆兇惡狡詐各有武藝雀鼠之智足以長雄一方勤王之請假以爲名今既示大信特從寬貸若依舊得在本土未能保其終不生事竊慮到行在見金賊已退放散諸處勤王人隨例發回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將此三十四人假以近下名目並令分送近邊州軍使之自効若果能知過盡力隨其所長亦有可用若長惡不悛尚懷他心便各因事誅之朝廷威信况自不失兩全東南一方可以永絕後患狂愚冒犯上浼天聰臣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招捕倪從慶統領官等功賞狀

右臣勘會嚴州遂安縣兇賊倪從慶已招降除累經戰陣有功并

把隘防托合行推賞人等見取會類聚保明申奏外所有臣先於
寄居見任官內委請統領計議措置監捕始末一行官五頁內一
頁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前因方臘作過時說諭本縣廣洲源百
姓余熙白馬源百姓徐連使不從賊保全一方曾經朝廷轉官推
賞方本縣殺死縣尉擒捕知縣賊勢始熾人莫敢當大和承臣公
文更不辭避即時團結保甲分布四面內禦賊衆外察姦黨遂至
賊不敢衝突出外亦無脅從附麗之人二月初九日弓兵失利本
縣姦民唱率將起應賊大和親斬首五十餘級方獲安帖相繼召
募武勇保甲會集弓兵入圖攻討別遣土人入洞招誘賊黨腹心
用事人終能致賊悔過乞降一頁本司幹辦公事承奉郎王嘏係
方臘時保護秀州沒於王事大將王子武之子自二月初承本司
差管押邵武軍槍仗手將臣措畫方略與詹大和同共計議盡心
遵行不顧危難其二月初十日遂安縣民戶驚擾逃避嘏連夜徒
步走淳安縣分取槍仗手前來救護人情賴以彈壓獲免變亂續
同詹大和分布大兵進討及招誘投降躬親護押降賊前來本司
並無踈虞一頁宣教郎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幹辦公事權轉
運司幹辦公事梁澤民儒林郎管押邵武軍槍仗手江佃統領邵
武軍槍仗手在淳安縣界港口正係出入之路分布營寨教習兵
民獨當一面三月餘日防托守禦賊衆不敢侵犯縣界一頁宣義
郎權遂安縣林師說統領泉建州槍仗手據畧網溪正當賊巢穴

之衝親領兵衆宿食寨內一月餘日賊衆因此退避兩縣藉以爲重三人亦同預計議招賊就降前件功力次第實不可誣臣竊見昨方臘作過當朝廷無事一路兵力全備之時將佐盡在所部不乏使令然馮陵州縣如蹈無人之境官兵莫可抵捍例遭殺戮遂致遠近響應陷沒六州二十七縣蒙朝廷遣童貫譚稹將帶西北驍將劉延慶王稟楊惟忠何權辛興宗等親總勁兵十萬餘人或降或誅方獲平定今來倪從慶等作過乃在金賊犯順內外震擾之際州郡三次起發勤王弓兵所在空虛將佐隨兵前去使臣材武人又先已盡起赴闕人情驚疑茲究觀望詹大和等元非當職任事之人偶因臣逐急委請乃能同心國事盡瘁竭力糾集烏合之衆初無制節之令固守把截使不得衝突猖蹶殘害生靈訖至納款歸降保全兩路較之方臘事勢輕重難易數倍不同臣誤當帥閫人微望輕不能預爲鎮撫以致盜發部內若非藉此五人無以逃責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與等第推恩雖見危致命臣子之常情然有功見知大君之美意因以風示四方使仗節死難之士皆識聖心恢遠雖遠必聞雖細必錄則人人奮勵各思自效在於今日不爲小補狂愚冒犯上瀆天聽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添置嚴州遂安縣弓手狀

右臣近承遂安縣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狀備坐到提刑司牒倪

從慶等聚集作過緣遂安縣地分闊遠多係高山峻嶺窮谷深源控扼去處管額弓手止計六十人顯是數少竊慮討蕩倪賊之後要得弓級分頭巡警盜賊鎮壓民心今相度欲添置弓手六十人臣勘會逐縣弓手役法雖有定額今來軍興之際盜賊竊發所在不同理合隨宜增損其遂安縣弓手若更添六十人通舊一百二十人為額巡察一方消弭姦惡實為經久利便除已行下嚴州權暫依准提刑司牒先次召募逐急應副使喚及關牒提舉常平司施行外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起發杭州勤王人兵狀

右臣勘會近准發運司牒閏十一月十三日蠟彈樞密院劄子備

到聖旨金人圍逼京城諸路州軍皆令統率軍兵及民間強壯等人速來應援聞命憂憤寢食皆廢尋行下所屬州府將見管廂禁軍揀選材勇有事藝堪披帶出戰之人團結并依准指揮便宜以人數立武官借加官格召募善部轄人擇民間強壯人散行糾集根刷軍器及應干州縣諸司錢斛椿辦糧食盤纏各欲擇日躬親管押赴京城聽候使喚次近據嚴州申有遂安縣百姓倪從慶徐周等妄以勤王為名占據本縣廣洲源殺死縣尉擒捉知縣前去日近大段猖蹶已有眾數千人侵突淳安縣界焚燒屋宇殺傷保甲虜掠居民妄戴黃傘見謀直來衝犯杭州兼昨准去年宣撫司關報探到金賊欲取山東前來兩浙作過若帥臣監司盡赴闕庭

竊慮姦惡乘間窺伺驚擾州郡浙西一路不保安危重貽朝廷之
憂今來逐急措置先將杭州及諸司團結到廂禁軍并糾集到民
兵共二千人剗刷到盤纏犒及別椿辦三月錢糧共四萬七
千貫文變轉輕齎物軍器一千八百事選差到武節大夫榮州刺
史兼閣門宣贊舍人秀州鈐轄鄧珍充統領官於本月二十一日
起離前赴京城如是道路尚有未通即令隨所在計會宣撫使范
訥東道副總管朱勝非經制使翁彥國交割所有轄下其餘州府
見今不住催促節次起發臣等不獲身先士卒效命矢石瞻望闕
庭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石林奏議卷第二

石林奏議卷第三

模編

兩浙西路安撫使三

奏發遣倪從慶等三十四人赴行在所狀

近據本部嚴州遂安縣廣洲源作過兇賊倪從慶等投降首領甲
頭三十四人并人僕一十八人共五十二人各於五月初六日節
次出洞赴遂安縣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本司差監捕官幹辦公
事承奉郎王嘏處出頭並足已於五月十一日略具奏聞臣尋行
措置將徒黨一千二百七人出給公據免罪各放令歸業外五月
二十三日據本司幹辦公事承奉郎王嘏押到倪從慶等以下首

領并甲頭二十八人二十五日經制司官從事郎詹大方押到方忠等六人共三十四人來到本司公參臣今依統領官先誘說投降等第許借補官資名目權宜出帖付逐人差官管押前行在勤王謹具姓名并借過官資名目下項須至奏聞者一名借補保義郎倪從慶五名借補承信郎何通葉善方忠姜光祖徐周一十三名借補進武校尉胡國度何子吳彥和管通方儼鄭男姜雙姜義南吳全范師尹吳安仁胡國史錢子明一十五名借補進義副尉范彥誠汪存吳義吳什吳丘王德勝徐來吳世誠張鄭彭壽吳九儀吳中正王寶錢子和錢子超右臣勘會本司先行下遂安縣統領官等會集弓兵約日併力並進討蕩三月二十九日統領官等先遣人入洞招誘倪從慶等欲緩其計倪從慶尋遣腹心用事人胡國度姜光祖相隨出見統領官等欲要投降逐官未敢憑信再遣人入洞商量一面於四月初七日統領官詹大和梁澤民朱師說本司幹辦官王嘏會合兩縣弓兵保甲并截留邵武軍泉建州槍仗手同日進討直至賊洞賊衆窮蹙並不敢迎敵止於洞口排列把截等待緣官兵不得地利無由進入相持至晚各退守本寨初八日倪從慶遂再遣人齎款詣大和等處稱從慶等於去年十一月內爲見金人犯順朝廷德音召募武勇勤王實欲結集徒黨依應前去緣爲不曉所降指揮本意有失申明被保正吳昌時等告官蒙差人掩捕別無生路不免抵敵誤傷官兵罪惡深重今

來不住蒙安撫司差撥弓兵等前來四面圍定并給到旗榜招諭
徒黨見爲人衆心離糧食已盡憂懼大兵進討勢已急迫又蒙統
領官遣人入洞招誘已先具狀令甲下姜光祖胡國度陳乞悔過
投降各求生路所有累次不合懼死抵敵官兵殺傷人命罪犯欲
乞寬貸性命特賜開納依做召募勤王官資格目借補發遣前去
京城願盡死力報答國恩尋據統領官詹大和等繳到上件狀稱
昨遣人招諭之時皆許以官資名目然後壓以大兵申取本司指
揮臣相度農桑是時兵衆暴露日久連月陰雨山路險滑後來未
保晴霽見有江寧府軍賊作過與本路界三州接連兩處防守不
及今大兵雖進既未敢深入賊又不出迎敵若不便宜借補名目
許以出降恐遷延未肯出洞失此幾會賊情翻悔別致生事遂因
逐官所申許以投降其倪從慶等三十四人選差宣教郎前河北
河東路宣撫使司幹辦公事梁澤民文林郎前杭州司戶曹事張
鑣承節郎盛珏進義副尉宋輪姜安仁同共管押前赴行在所聽
候處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小貼子契勘今來倪從慶等借補官
資止是據統領官元初說誘所許名目申奏不及逐急權暫出帖
前去候到行在合取自聖裁伏乞睿照

奏乞添置徽嚴衢三州巡檢狀

右臣近准遂安縣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狀昨因方臘爲亂有深
山頑惡人從賊作過朝廷寬恩誅戮不盡至今尚有懷姦小人潛

相連結乘隙嘯聚極爲不便其嚴州遂安縣至徽州休寧縣二百里又至衢州開化縣一百六十里三州市并相去隔闊山路險遠其地名有昏源松陽源方吳源赤口龍山等皆是素來小人屯聚結集之處今來倪從慶作過其松陽源余仲軻等已聚衆欲竊發雖已斬獲竊慮久遠不便欲於三州界首龍翔寺前添置巡檢一員招募土兵一百五十人以備控扼防托又據嚴州通判監捕官朝議大夫吳煇狀倪從慶等結集徒黨固已有素州縣未易得知誠以賊居巢穴山嶺深邃難幾察今廣洲與白馬源相接重山複嶺道徑窄狹賊衆據守弓兵未易敢入相度賊平之後欲於廣洲白馬源人煙居止處添置巡檢一員招募土兵一百二十人所

貴可以彈壓一方臣尋行下嚴州勘會詣實及專委本司幹辦公事承奉郎王嘏躬親體究今據王嘏申上件兩處委是山川險隘人跡不通自來兇惡小人憑恃嘯聚合依逐官申請保明是實臣檢會自來嚴州以東盜賊皆是依憑地利敢肆兇惡昨方臘就擒後來幫源洞已蒙朝廷添置巡檢一員至今別無他變實賴其利若因事稍增巡捕之官自無所容實爲經久利便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其三州界就龍翔寺前初置解字以徽嚴衢三州巡檢爲名廣洲白馬源就趙侯廟後初置解字以本地分鄉名鳳林巡檢爲名所有招募土兵並依逐官元申請爲額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奏乞差人至高麗探報金賊事宜狀

右臣竊惟善用兵者莫先於廣耳目以明斥堠善覘國者莫深於審形勢以察情實蓋耳目廣則意之所不及有愈於意之所及形勢審則迹之所不見有出於迹之所見此不可不知也春秋之時秦欲伐鄭師次于滑鄭商人弦高之密以告鄭穆公得聞而警因以囿田之事謝秦客孟明知其有備而不敢進鄭之使秦者不知其何人而逆爲之備以捍其鋒遂以保國乃得於逆旅之商人非意之所不及有愈於意之所及者乎漢高帝欲擊匈奴使者十輩皆以爲可惟奉春君知其匿壯士健馬以爲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高帝不之信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以高帝之智而不能詳奉春君之言以漢在廷謀臣策士而惟奉春君能測匈奴之隱非迹之所不見有出於迹之所見者乎竊見金賊陰懷不道欲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之日久矣燕晉疆吏初不以時聞至前年冬全師大入將欲渡河而京師始知之其罪固不容誅去歲解圍之後朝廷宜少警言矣然八九月之間尚聞持和議以爲必成而謂秋冬決不復再入傍觀者爲之寒心而廟堂以爲得計此雖玩習苟簡更相觀望之過然亦耳目不形勢不審有以致之此天下所共痛憤而不能釋者也臣所部浙西并浙東路並外連海道與高麗跨海相望去賊境不遠頃聞賊有妄窺東南之意若北自登萊東假高麗揚帆而來或出於兩浙皆遠不過二十日近五七日可

至臣自到任常有私憂於此本州船舶舊許與高麗爲市間有得
與其國人貿易者往往能道其山川形勢道里遠近因令舶主張
綬招致大商柳悅黃師舜問之二人皆泉州人世從本州給憑賈
販高麗歲一再至留高麗者率嘗經歲因爲臣圖海道大略言賊境
舊與契丹蘇州正直登萊高麗東北與賊接界有關門爲限賊舊
事高麗每歲入關即遣使進奉崇寧三年始與高麗稱兵大觀元
年高麗遂取其六洞於南境以築九城實以甲兵糧食後復爲賊
以沉羅黑水堆洞人奪之自是與高麗絕政和五年契丹爲賊所
敗取其沁海六十餘州高麗乘間誘得賊用事首領一人賊屢來
求不與及賊滅契丹宣和七年高麗復遣使通好爲賊留不歸去
目俟有實驗然後賞之有利而無損禁令無得漏泄恐萬一或得
以爲用即於今來使命並無相妨伏乞睿察

奏江寧府營造乞從簡約狀

右臣備員從官出守藩輔近者嘗以疾病乞就閑秩伏蒙聖恩未
即矜許既勉強承命方時艱難身覩陛下宵旰以圖中興之日
曾未有纖毫報効夙夕愧懼無以自處惟有隨事納忠少圖裨益
庶猶愈於緘嘿坐食故苟在職一日不敢遽忘此心伏見經營建
康以備巡幸捨二百年定都之業而即偏霸蹙處之地此誠不得
已之下策非出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爲家古之帝王一
歲而四巡狩不以爲難則今萬一順動固未爲過也惟無傷財無

動衆事不求備居不求安則何所往而不可竊聞今建康規畫有司似不能盡體聖意道塗之言皆云欲創建宮室備列百司規倣京師臣愚竊以爲未然此行幸非遷都也何遽如是哉夫功大則費廣費廣則民勞此理之自然幾月以來爭傳江東之民有家業錢一千而取三十者田一畝而出方輒一片者一邑而率輒灰土木之費以二十萬計者置窰燒輒而望青斫木者甚有至於取平江府朱劬家之巧石以備玩設此雖未必皆實然方陛下恢復之初愛民恤下之意如撫赤子惡衣菲食之念自比匹夫此聲豈宜聞於外乎是殆州縣之吏迫於期會各課職守規以自免過咎而不暇爲朝廷之思也然所以爲累者大矣昔周以公叔帶之亂年賊擾我畿甸之後高麗遂兩遣人使賊賊亦兩報之併欲使之稱臣而修貢正副使共二人其一爲契丹人其一爲金國人高麗去年亦自爲其外大父謀篡焚其宮室積聚器械甚廣不能如前日之盛見出避於別都勢恐不能與賊重抗然賊所得契丹傍海六十餘州皆荒陋單弊其地與高麗隔鴨綠江每歲冬深鴨綠江凍冰厚可勝車馬此皆柳悅等親供說如此臣既有聞不敢隱默竊以鄭弦高之事觀之柳悅等雖商賈冗賤然在高麗久所聽探皆得其國人之言初本無意若因使伺賊萬一欲謀擾我或得其道里所出期會所定或其國中自有變亂先事而達有出於我耳目所不及形勢所不見者則不爲小補輒肆管見欲委此二人許

以名目陰令如常歲之高麗賈販應得賊中動息皆亟使來告俟
參驗得實有補於事即厚賞旌之責以軍令無得張皇漏泄其人
皆感奮願自效欲以此月末渡海約冬初復還臣以申奏不及已
一面各權借以承信郎名目給與公據令赴時前去伏望聖慈詳
酌如有可採乞降睿旨密付臣施行邊臣探報深入敵境雖理之
常然今跨海越國創始之初迫於幾會不先陳請專輒自決罪當
萬死更乞矜察以臣職守粗欲圖報激於忠憤別無他腸特賜容
貸所有柳悅等畫到海外圖一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伏聞朝廷見欲遣迪功郎劉彛等使高麗臣雖不知遣彛
等所謀然今來柳悅等止是因其賈販使密自刺賊動息以廣耳
挾戎狄以伐京師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魯自稱曰不穀左
丘明以爲易服降名禮也非特王者爲然狄人侵衛齊小白復之
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臨其國獨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謹
教勸學授方任能而衛復興故史稱其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
三百乘下至於越王勾踐蠻夷之事無足言矣然及圖報吳也在
國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所共嘗者卒
乘與焉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噐不彫鏤舟車不飾故其未戰也父
兄相與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
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其力乎及其將戰也則又父勉其
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無死乎於是敗吳於圍又

敗之於沒又郊敗之遂以滅吳恭惟 陛下以神聖文武之資受
天明命奄有 祖宗之大業天下孰敢不服即位以來膏澤屢下
寬大之令日聞於人耳哀痛之詔日感於人心天下孰敢不歸蠢
爾叛天不道之虜合中國之力而共誅之其殄滅必有日矣何足
懼哉在 陛下行之如何耳迺者天中節上壽作樂抑而不行貢
奉之物非天地宗廟陵寢所須却而盡罷天下皆知 陛下約已
思艱之意堯舜無以過然執事之吏乃復因緣舊習過舉如此甚
不稱 陛下盛德美意思俗難以家至戶曉願下明詔顯示戒飭
應建康等處營繕除城池樓櫓以備守禦營寨次舍以待屯戍糧
糗儲蓄以充廩給金錢幣帛以供犒賞外其餘一切並從簡約無

以險陋爲不中無以草創爲非體古者君在草莽其臣皆反首芟
舍則百司庶府亦非求安之時 陛下旣屏聲色而不御抑侍衛
而弗充則外朝之制後宮之儀亦不必備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
下大讎未雪不忘嘗膽之心 二聖未還常切承顏之念則四海
之內苟非木石食 陛下之祿沐 陛下之恩誰不欲畢命自效
彎弓而北向乎設有背德避患者天下必共起擊之矣追迎鑾輿
再造王室復還千里之畿歸嚴九廟之奉可尅日而至臣位卑人
微未嘗得覲清光遽冒君威犯分不韙罪當萬死不勝惶懼激切
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措置瀕海州縣防秋狀

右臣備負一道兵民之寄當朝廷艱難之時外難未平所仰四方相與維持者其責尤重不敢偷安尸素苟且目前故自到官以來日夜盡瘁庶幾少有寸補不至上誤使令竊見金賊雖已遁去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之意恐未遽弭登萊兩州密邇其境而兩浙諸州例與海道相連自登萊航海遠不過數日可至浙西諸縣如杭州鹽官秀州華亭海鹽常州江陰平江府崑山常熟浙東諸縣如越州餘姚上虞明州象山定海奉化昌國温州樂清台州寧海黃巖皆切近於海臣去歲守南京嘗得宣撫司探報聞賊欲取山東路入兩浙作過是時彼方有意再犯王畿勢固未暇及此然又見其未嘗無此謀也近有東道總領司嘗被驅虜使臣歸為臣言賊知其為兩浙人頗問山川道里形勢甚詳又其所誘留人多有東南篙工水手從事舟楫之間者皆為陳說計策及夸大蘇杭富實臣益知犬羊貪婪之心不無所在今兩河蹂踐之餘內至近甸金帛子女掠取殆盡使其谿壑之欲誠未厭足則去歲宣撫司探報豈得不慮哉兩浙風俗輕而易動有自來矣又連遭方臘倪從慶之變人懷危疑常不安居加以險僻頑民陰間伺隙潰散冗卒居多嘯聚樂禍喜亂未易制禦今環兩浙之地瀕於海者十幾四五議者謂虜以鐵騎衝突為長澤國水鄉非其便利此以其竭國來寇論之可也若志但在金帛子女則姑以千百之衆脅吾驅虜之人以為鄉導聲言欲雜出於數州之間以圖侵掠則未至而吾民

先已驚遁矣况樂禍喜亂之徒望風乘勢或應之以合謀或假之以自奮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何必直須賊之盡至于晉之孫恩竊入上虞唐之袁晁發自臨海近日方臘山谷一夫亦能破六州二十七縣皆已事之驗然所以爲備禦之策不過城池器用兵卒糧食四事而已今防秋僅有兩月事勢已迫每事必俟朝廷措畫則勢不及待所以分憂捍患盡其力而爲之惟在守令而未見其可當此任者臣雖誤當帥事法有常守又浙東非所部不敢輒有侵越若遂拱默不言緩急或有誤事雖即誅死何足償責輒敢冒昧陳列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先次遴擇瀕海諸郡守臣各得其人分命監司徧行巡察及諸屬邑凡令長有不可委仗者許得權宜移易罷黜別加選辟量立賞典以爲激勸應所合指畫事除城郭已有近降指揮外其餘如修治器械訓練弓兵皆嚴爲近限責以實効無令文具僻遠之地巡尉與弓兵或可增添元額許一面差補將來如有調發須量以分數存留無闕守備錢穀移用亦當樁管應用無至侵奪至於分布防托之宜闔散戰守之節斥堠幾察之要鄰比應援之期皆須熟議素講預有一定之謀相爲表裏平居持重鎮撫不至於勞民有警隨事酬酢皆可以禦敵軍聲士氣稍達於海外使彼望而知畏而吾境內之姦亦有以逆折其心而不敢萌則遠近人心恃以不恐朝廷亦可一意西北而忘東之慮干冒聖聰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奏乞鄂州建帥府及修江寧府等五城狀

右臣伏聞朝廷已命翁彥國經理建康以備巡幸竊惟國家定鼎
汴陽固萬世無窮之計然而聖慮深遠以爲萬一之備或有不得
已者則形勢所在不可不考建康居東南要津實恃大江以爲險
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
武昌爲襟帶孫權建鼎足三方之勢抗魏制蜀倚爲用武之地故
周瑜呂蒙因之以破曹操擒關羽晉元帝南遷首命陶侃以龍驤
將軍爲太守故蘇峻之亂卒賴其効宋齊之後專事隴蜀不以爲
意侯景長驅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岳爲一道觀察嘗委以
重人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爲武昌軍置節度使特命僧
孺守之則歷代兼制江湖之意形勢大略可見唐雖都關中與吳
晉異亦不敢忽也至於所以夾輔建康者又環之有五城曰石頭
城曰冶城曰臺城曰苑城曰新城蓋大江之險特可爲之限隔而
所以守江者必有爲之捍禦今惟新城在揚州之境利害所繫差
輕其餘四城皆不可廢韓滉鎮浙西當朱泚之亂潛修石頭城人
疑其異志亦可知石頭城之爲利臣愚竊謂鄂州宜建爲帥藩宿
以重兵以爲建康之西門石頭城當尋其故址興輯之分備屯戍
以謹大江之守然後建康可恃以固伏望聖慈特命大臣參議施
行臣職忝論思雖事非所部顧在今日匹夫皆願自竭以冀秋豪

之補不敢以犯分爲嫌輒獻其愚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弓手免他役及教閱激賞狀

右臣勘會鄉村巡捉盜賊專以弓手爲重元豐法每十人輪二人在縣主當尉司公事不得 七人萬戶以上十人月一替仍不妨教閱捕盜二千戶以下縣差二人充獄子每二千戶增一人至五人止半年一替遇有禁囚與免教閱凡在官者皆有白直而縣尉獨不破白直止稱當直蓋防拘占之弊而當直人差出州界主管私事者紹聖法有杖一百之禁以理揆之當公事固無不妨教閱既充獄子固未嘗無禁囚是三分之一已廢其職矣而比年以來

歲久法玩互相訟襲其弊尤甚本縣巧作名目差使或倍過本法而縣尉私爲借事及以會問盜賊爲名役使於數百里之外者公然無所畏憚以故教閱既廢巡捕亦闕小盜肆行積爲大盜昨宣和三年嘗因臣寮建明立法今後如違法差占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免諸路固未必皆嘗舉行去歲復因專用元豐法人益縱弛衝改不行防秋調發之後但得免在縣主當公事其他未有禁約臣愚竊謂弓手既

廢罷非捕盜不得

則在縣主當公事與充獄子
宣和法科以違制之罪

請借事者

者許經所屬州并監司陳告受
爲一等既日教閱必責

錢一貫為銀 子以

誰肯勸亦當略相依做每歲並

類聚按試量以分數取

委目安撫

事藝高彊人給賞如正

錢充庶幾人知激勵緩急可以

倚仗不至誤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石林奏議卷第三

石林奏議卷第四

兩浙西路安撫使四

奏乞禁罷獻納借貸指揮狀

模
編

右臣竊惟方今國讎未雪連年用兵外有方張未滅之虜內有乘
間竊發之盜然而都城失守幾月 陛下謙遜未即大位姦僞僭
亂之人竊居大寶天下內外遠近卒無一人敢懷向背者 祖宗
德澤二百年蟠結在人至深至固之効也臣始聞 二聖北狩首
移檄部內士庶兵民喻以逆順推本國家根本靈長不拔之意使
各堅守一心以待 陛下之命是時上下方洶洶臣言一出雖武

夫悍卒婦人小兒無不感泣憤勵所在聚觀數百人更相傳告以死自誓臣以是占之知吾宋之有天下非特天命方永在人心者固不可得而易也 陛下既嗣有大統赦令繼下其愛恤元元涵養撫存者無不備至可謂知所本矣應上供之數非 祖宗舊制而過取於民者一切盡罷凡欠負之所當輸者不以貫伯名色皆使蠲除民知散利薄征 陛下之誠意弛負已責 陛下之仁心其歡呼歸戴豈有已哉然臣嘗觀自昔良法行之無不在人使其人守之必先有以戒其漸古之言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去歲 淵聖皇帝繼承之初深監前日政事科擾之弊而力去之其見所詔令者亦無所不盡然在位之臣不明大體未幾以國用窘匱乃開獻納金帛之令其後金賊既迫城下倉猝召勤王兵慮調發不足又使得以借貸於民天下固知二令非出於 淵聖皇帝然郡縣彼受能推廣上德者無幾往往皆挾中旨肆為誅求愚民慳漸寒知公上之急謂之獻納者未有不科數而得也此例一啓凡急而取於民者無不以獻納為名於是去冬及春有或課以等第或率以貫頭有一邑而出三五萬緡者有一郡而出二十萬緡者至於再至於三不已問之則曰法固有之此出於軍須權宜而民所樂輸也豈其實哉借貸之令初慮官錢不足而勤王之兵不可緩故不得已命之以備萬一然且使償其歲租之半亦固未有遽取之也而所在不問府藏之有無不論調度

之多寡畏監司者恐其劾問爲已謀者慮其後乏迫期會而取辦廢經畫而仰成則惟民之求而已入有常數用無常限人得爲市高下在手有上戶釋而下戶及者有此色薄而彼色厚者簿籍不足考券契不足憑所蠲之租所償之期尚安得而計哉臣耳聞目覩未嘗不爲朝廷惜之以謂科率之禁雖嚴而掊刻者猶未敢搔擾之戒雖數而困革者猶未蘇此雖有司之過然不幾作法於貪者歟昔漢武帝事匈奴卜式願輸家財半佐邊公孫洪以爲非人情不軌之民請勿許式後復以錢二十萬給河南太守徙民武帝召以爲中郎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然卒不聞復有獻者古今人情大抵不相遠唐德宗討朱滔王武俊用韋都賓陳京請借商錢期得五百萬可以支半歲乃使趙贊行之約罷兵而償搜督旣峻民有自經而死遮宰相訴哭者長安爲之罷市然纔得八十萬其後涇原兵亂大呼於市果假此以藉口旣不足濟所乏徒以失民得不償失今陛下以聖德啓中興武帝德宗之事固萬無有然二令未除慢吏庸人終得以並緣爲姦以濟其私百姓何知但見前日之習尚在必將疑陛下之詔以爲虛文而姦猾亂民之徒或得因以扇惑其黨則所害爲不細伏望聖慈特命有司明示詔旨以前二令出於有司一時之請自今無得復用九州縣斂於民而稱情願託軍期而輒借貸者皆重坐之使遠近之民感恩懷德皆能深信而不疑則捍患扶傾必有見危而思奮孟子謂三代

之得其天下也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正今日之先務狂愚冒犯臣
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措置招募弓手狀

臣六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六月十七日劄子節文奉聖旨江淮
兩浙路依河北河東京東西京畿招置弓手以備使喚凡一切體
格並依河北河東等路已降指揮并蒙連到河北等路添差縣尉
使臣并弓手人額體格除已即時行下所轄州縣將邊近河海及
控扼附近合置差去處相度措置別具奏聞外今具畫一下項須
至奏聞者一河北路即以河海爲重本路既不邊黃河其大江地
分與海相通處形勢均一並須置差并控扼附近可以侵突衝要

之處准此一創置之初恐難

應募數足或恐不無抑配欲令

逐縣各擇等第土豪以人數分募量爲蠲其身役募及二百人與
免差保正副一次一百人與免差大小保長一次如有武藝願就
充都頭十將者聽與其免終身之役弓手能召募及五十人長行
與補押官押官以上各遠陞一所用支錢糧數目浩大若依舊法
只用常平司錢竊慮不足理須與諸司錢那融使用候將來措置
定專令轉運常平兩司應副一教閱並合依正兵七日法縣尉日
躬親監教春秋兩教如之遇有捕捉牒本縣令佐權監大教安撫
司委通判一員同準備 諸縣按閱給賞亦合依正兵條例一
教習人數既多合用軍器 縣量所管人數於知縣廳置申仗

庫各令以係省錢置造監

牒甲赴州作院製造外餘槍刀之

屬令知縣廳躬親監勒

製造遇有使用逐旋關取知縣專掌

出納一指使一員欲先選有武藝獲賊有功人如無次選實有武

藝勇人候將來弓手有都教頭年滿換官人相兼差一弓手既

以防托江海即須令兼水戰逐縣各量置戰船每十日一次知

縣縣尉同共教閱不得以按親為名輒為游觀燕集一縣尉解字

舊多在州縣城下今既係真合令創置官於本界內往扼要害

之地量與巡尉遠近得中處建立其營房支係省錢造一縣尉除

捕盜檢驗外本縣應檢估物產定奪爭訟之類並不許差本州非

緣軍事亦不許差應舊法不依常制許差法並罷一弓手有犯并

逃亡等並依軍法因差出外而飲酒賭博鬪毆並加本法一等縣

尉遇捕盜下鄉除日給飲食外輒有須索賣買於鄉村之人並坐

贓論許人告故縱弓級等搔擾居民乞覓錢物而失覺察者減犯

人一等右謹件如前伏望睿慈特賜詳察如有可採速賜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侍郎

奏論治體劄子

臣聞夷狄暴起驟亂中國自古未有如今日之甚然盛衰循環雖

天道有不能免惟知消息盈虛之理而應之不失其道則易亂以

為治變危以為安亦在人之所為而已周以后稷創業於始功德

厚矣再傳而為不窳遂失其官公劉繼之去邠而國於豳周復以
續自公劉九傳至古公其積行累功愈隆於前而迫於獯鬻復去
幽而國於岐實啓文武遂有天下文王之時亦有獯鬻昆夷之患
自文武九傳而為厲王復迫於犬戎宣王繼之周復以興三代如
周無以加矣而失國者再失天下者一或迫於獯鬻或迫於犬戎
然絕而復續終不能亂其久長之業至於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者
有公劉大王文武宣王承其後故也今國家之勢不幸類此然以
我二百年太平安寧天下生息繁庶不見兵革之久則盛極而或
衰以虜辱陋荒穢假息一方不列於諸夷未嘗得與中國相通則
衰極而或盛理宜有之但消息盈虛兩盡其變則我之暫弱未必
不為盛大無窮之基虜之驟強未必不為滅絕速斃之本昔者吳
王夫差伐齊既勝而歸伍員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
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王心吳國猶世今天祿亟至是吳
命之不長也未幾吳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敗其舟師獲二帥
士大夫楚國大懼子期又敗於繁陽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
矣於是遷郢於郢改修其政而楚復定以吳占虜安知天不遠其
大憂以楚占我則天下固亦因此而可為矣况以 祖宗德澤蟠
結之深厚 太上皇帝謙遜自約 淵聖皇帝寅畏小心 陛下
繼之以 英烈神武世世相承有后稷公劉文武宣王之美而無
厲王之過竊料虜不出三年其勢必亂何者自從事契丹以來幾

二十年人疲衆怨一也吳乞買惇然遠處而幹離不粘罕奄有中
國之財之地其勢必爭二也所用之兵劫諸小國烏合之衆以爲
肘臂所謀之人託諸契丹喪亡之餘以爲腹心思怨不齊間隙易
生三也既再得志於我其氣必驕所盜金珠玉帛之富適以啓其
侈所據子女服食之奉適以稔其欲侈動而欲肆何恃可久四也
燕趙汾晉駙虜殘破之人朝夕謳吟思漢必不甘心忍爲左衽之
鬼小伺其間必棄而來歸衆散人離不過威以刑殺則怨怒愈甚
內將自潰五也積此五者理豈久長惟是自古復國之難必大智
不惑大勇不懼知逸樂始於憂勤敵國外患適爲我利乃能有濟
此臣所謂應之以道而盡其變者也恭惟陛下睿明之德足以
歷觀盛衰之理雄武之量足以徧應強弱之實伏望深考成周所
以絕而復續之故以永公劉大王宣王之功御察具楚所以更爲
存亡之端以質伍員子西之論講修政事集用忠賢憂其所可憂
而無屈於我之暫弱畏其所可畏而無憚於彼之驟強則克復七
廟之業內安四海北迓二聖可必得而伸也取進止

奏論金人劄子

臣伏見黠虜去冬雖未嘗長駟入塞然今春以來散遣醜類西陷
關陝東殘青濰南破許蔡至今或聞尚屯集於同華河洛之間阻
河自守伏料捍禦攘却之道聖智先物廟論深遠必已朝夕講求
非外廷所得知然臣蒙召自遠方留寘從橐感激恩遇思報萬一

不無螻蟻過計妄意虜若但守今日疆土力疲志怠稍知悔禍則我徐爲後圖實未爲晚若以西北諸路郡縣焚劫殆盡玉帛子女皆其所有犬羊貪婪吞噬未已不肯徒守空地既聞東南富實素久陰懷窺伺則不得不過爲預備臣嘗逆其爲策不過有三宿師河洛分兵鼓行直趣襄沔橫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順流西下進逼江左上也盡悉其衆自許蔡而南一出歷陽徑斷采石以趨金陵一入濠壽旁引滁泗以警山陽中也循汴漸進量力而動左掠徐鄆以擣楚海右輓陳潁以衝宋宿下也若出上策長江之險我恃以爲固者彼已共之則王濬入吳高景入陳皆由此則利害大約可考而見若出中策則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下江南亦用以成功若出下策則曹叡柴榮連年從事於孫權李景之間勝負得失進退相半然聞道途之言多及其下未能深計中上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先爲不可勝安危之幾間不容髮臣以謂寧可有備而無事不可事至而無備今天下大勢可見矣東晉之事固不足道是時以備西北則劉琨在太原李矩在平陽祖逖在淮陰以備西南則郝鑒在歷陽溫嶠在武昌陶侃在江陵此固未爲至計是以適幸劉聰石勒內自殘擾無意再動故此數人粗能枝梧卒不能掃平僭叛混一區宇况今虜勢方張未見其隙而盜賊竊發興滅相繼乎夫窮兵深入渡淮越江誠非虜利彼以申兵爲強舟楫亦非其便然古之善治夷狄者以夷狄攻夷

狄今虜之狡謀若反用此術欲以中國攻中國故兵不必皆其臣
惟所驅虜糧不必皆其物惟所剽劫形勢不必皆其有惟所占據
器械不必皆其備惟所奪取役我之人因我之食竊我之勢用我
之器彼但威以殘暴啖以重利使我欲守則或屈而破陷欲戰則
或潰而奔逃則彼雖長驅深入何憚而不爲乎是必有以禁之使
其術不得施至於詭譎變詐乍出乍入或佯爲講和以殺我之師
或微爲敗衄以驕我之氣或暫爲歛退以弛我之備或驟爲侵侮
以駭我之衆其情尤不可盡測此皆所宜熟慮素計以定萬全之
策者也臣愚伏願 陛下益廣睿筭深詔大臣歷考古今之變反
此防秋之時深察虜情之所在而審觀其所用之術其或出於前
三策則我所待之而爲不可勝者當以何道有合先事而爲則早
謀之以一二行於前有宜待事而應則預計之以次第施於後大
抵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糧器械
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
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虜皆在五度內矣臣區區不勝大願取
進止

奏論財用劄子

臣惟方今要務莫急於兵食二事而食尤爲先今地官掌邦財臣
之職也古者有生財有節財有理財三者兼備而國用足生財之
道比歲講之已詳所不暇論日近裁損浮費所以節財者亦略舉

矣惟是廢興相因闔散相制以權有無以稽出納者理財之政當
在講究竊見兵興以來諸路轉運司及州縣例皆乘時擾攘玩習
舊弊凡府藏所當治法令所當行一切滅裂不省至或委為支費
或輕為蠲除以棄其所有遇有緩急反侵取他司歛率百姓上下
陵暴彼此紊奪無復綱紀不可不及今早正之臣試略舉一二如
和糴不措置於收成價平之時至翔貴倍蓰乃始科配酒務課額
不與之本乃使借貸於民與之分利公私輸送初不鈎稽至于侵
盜因事發露雖加刑辟而無可備償歛散在民初不按視至于欠
負拖延歲月僥倖赦恩而例從蠲免之類所虧折不可勝計甚有
畏懦以謀己私則有私立軍伍摛設濫增公吏廩給姑息以激民

譽則擅放兩稅直除和買等公家之入又併侵棄一旦吏按籍告
不足乃反舉權宜以亂法則侵常平之藏專鹽香之入稱情願以
罔民則縱借貸之令申勸誘之法此皆偷安塞責取辦目前不為
他人之謀不為後日之計是以上日以匱下日以困若更加以數
歲公私其何堪乎臣泣職之初不敢不因所聞見妄獻其愚伏望
聖慈特下明詔申飭諸路漕臣守令使各按法令振舉其職毋得
越法守而妄支費毋得矯詔令而輒蠲除毋得歛百姓而濟私謀
毋得侵他司而辦己事應能以本職自足經費歲終無陷失拖欠
者令戶部察漕臣漕臣察州縣量立負額取其最優者指陳實狀
上之其廢墮者准此特加陞黜明示勸沮其舊條有當申明及合

立為格法鈎校檢察者委本部討論措置修立以聞庶幾當此多事之時人各自奮職思其憂國用民力兩獲兼濟不至遺患他日取進止

翰林學士

奏乞赦書深自貶損劄子

臣聞記曰祭有祈焉有報焉故禮言郊天之祭雖曰報本反始然周官太祝六辭有曰祈福祥求永正則固有所謂祈者蓋祭一也無事則報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竊見祖宗以來天下承平中外又安三歲一郊大抵皆以年穀順成兵革不用為辭而主報今者夷狄內侮盜賊尚多 二聖在遠四方未寧與 祖宗之時不

同則當專以寅畏惕厲陳情懇禱為辭而主祈昨降御札循用舊制未嘗明著此意臣愚竊以為未稱雲漢之詩周宣王為旱而作其言至云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反覆深切發於至誠此先王祈天之辭也故序詩者以為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恭惟 陛下欽崇天道夙夜畏威深閔多虞冀以辯清四海者蓋非止於此臣近因申明昊天上帝皇地祇冊文尋蒙聖旨別撰已為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叙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使無有遠近皆知陛下為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昔漢光武初興第五倫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唐德宗以朱泚之亂巡幸

奉天陸贄在翰林每降詔令武夫悍卒無不感泣李抱真自山東入朝言曰此時臣知天下不足平蓋上天不可矯誣人情易以誠感惟不諱禍難而示以惻怛則雖幽遠與愚賤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爲無補伏望聖慈詳酌如允所請將來赦書乞降付本院依此施行取進止

奏乞復置常平使者播告中外劄子

契勘常平之法起自西漢本以惠民 祖宗行之已久熙寧初緣類推廣附以青苗免役市易抵當坊場河渡農田水利等事其意亦在寬恤民力只緣創法之始急於功利委任非人觀望格克遂致議論不一紹聖初再行修定已稍增損但拘守紹述之說必於

盡行故如青苗歛散追呼搔擾市易物貨苛細爭奪農田水利之官誕謾欺罔之類明知其弊不能革去所以民至于今以爲病其後應奉花石取以資不急之用遂失創法本意僅有存者又緣軍興調發諸司或許借貸於是移易侵漁掃地殆盡建炎需恩首罷青苗法蓋得之矣然未幾併罷常平使者以他司兼領吏無專責漫無統紀舊法雖存不能修舉臣實惜之今朝廷復置常平使者命官討論竊詳聖意非是再欲盡行熙寧本法及別有創立正爲法本惠民於此艱難民力困弊之後務欲寬繇役省科歛通有無濟乏絕使得博採羣議與時變通擺去拘礙之議應干害民之事盡行刪除存其經义利便者使有司專一持守以遺將來實爲美

意尚慮中外不能究知妄有測度或謂欲根刷已放債欠或謂欲營求非理羨餘爲足國之計動搖民聽不無疑礙欲乞明降詔旨先次播告使上下通知然後於實歷州縣人內御譚選通曉世務習知民事篤厚忠信之人以充使者使之奉行官修政舉則上可以廣惠民之實下可以明革弊之意取進止

石林奏議卷第四

